



镇坪调查

野外找虎数月只找到一头死猪 镇坪悄然撤换巨幅“虎照”广告牌



核心报道

3月30日,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在本刊发表评论员文章《“周老虎”该画句号了》。他在动笔时预感“周老虎”将很快收场,甚至以为在文章刊出时,就会有个说法。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愿。在这个背景下,文章刊出后一天,快报记者决定前往镇坪。4月2日,镇坪,当记者与周正龙面对面时,“周老虎”事件已经过去半年。半年的历练,让周正龙练就了与媒体打太极的周旋之道。他还在高调坚持,还在找虎。镇坪则低调得多,低调得一言不发。但是谁都知道它在硬撑。它能撑多久呢?大家都在等待,等待一个说法,等待一个毫无悬念的说法。其实结果已定,悬念只是时间问题。这个结果就是“周老虎”已死。别担心周正龙,在记者看来,这个人有颗“绝对坚强”的心。值得担心的倒是陕西、镇坪县政府的干人:事情过后,你们的诚信何在?你们的公信力还有几分呢?

快报记者 刘向红



镇坪县城主干道上10米高的“老虎”广告牌

“我们在山里找了几个月,目前只找到一头死的野猪。”4月2日下午,给国家林业局华南虎考察队做向导的秦师傅,坐在周正龙家的大门前的小板凳上,神情漠然地对快报记者说。他是考察队派来向周正龙进一步了解“华南虎踪迹”具体情况的。几天后,矗立在县城人心已经几个月的“游自然园心,闻华南虎啸,品镇坪腊肉”巨幅广告牌被悄然撤换,新的广告牌上已没有了虎照上的老虎,文字也改成“依托资源优势,做靓绿色食品”。这一变化,在外人看来,意味着政府已间接承认虎照的作假。

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林业局的考察队都还在山上

4月2日中午12点半,记者来到周正龙家。周正龙正坐在大门口和一位村民谈事。面对记者的突然到来,周正龙显得十分惊讶,“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过来?”但短暂的慌乱后,立即起身给记者让座,倒茶,并热情介绍道:和他谈事的村民姓秦,是国家林业局华南虎考察队的向导,“到我家来,是向我打听老虎踪迹的一些情况,还要我下午和他们一起上山找虎呢。”

秦师傅40多岁,着黄色迷彩服,身上沾满了已干的泥巴,对记者的招呼,只是瞟了一眼,便继续坐在板凳上,边抽烟,边和周正龙讨论着问题。周正龙手拿树胶不时在地上比画着。由于说的全是方言,记者没能完全听懂明白他们所谈论的内容,大意是考察队所走的路与周正龙认为有虎的地方不一致。讨论中,秦师傅还拿出一个纸条,上面写着2个手机号码。“这是考察队谭队长的。”秦师傅让周正龙记下,马上与谭队长联系,再核实一下老虎踪迹的具体情况。

周正龙用手机储存下谭队长的号码后,并没有立即拨打,而是说有点事就到屋里去了一会。秦师傅说,他是国家林业局华南虎考察队的向导,上午刚从山上下来,想找周正龙核实一些情况。因为前段时间,周正龙称,重庆和陕西交界的地方发现老虎脚印。“考察队闻讯后,在那里找了几天,并没有发现华南虎的蛛丝马迹,只找到一头死了多日开始腐烂的野猪。来问周正龙,周正

龙竟说我们的路走错了,让他带我们去,他也不肯。”秦师傅告诉记者,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受到质疑后,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林业局都派出了考察队,现在还在山上考察,“从去年到现在,几个月下来,只找到一些疑似华南虎的踪迹和粪便。前天找到一头死的野猪,是目前找到的最大动物。”对周正龙及其虎照,秦师傅没有发表看法。“虎照现在不重要,关键是要找到华南虎。找不到华南虎,事情会很麻烦。”秦师傅表情凝重地说。“会有什么麻烦?”面对记者的追问,秦师傅选择了沉默,然后和周正龙打了个招呼,急匆匆起身离开。

镇坪悄然撤换巨幅“虎照”广告牌

“游自然园心,闻华南虎啸,品镇坪腊肉”,矗立在镇坪县城入口的巨幅广告牌,日前悄悄被撤换。4月5日下午,记者离开镇坪时,这块广告牌还在那。当地居民透露,撤换是周日进行的,新的广告牌上已没有了“华南虎”照片,文字也更换成“依托资源优势,做靓绿色食品”。

去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公布虎照不久,镇坪县立即在县城入口的主干道上竖起10米高的“老虎”广告牌,广告牌右下角还印着那只显眼的“华南虎”,此广告一出,立即引起一片哗然,网友戏谑地方政府“借虎牌,促旅游,太心急”。据了解,镇坪县政府曾准备在安康和西安等地车站、过街天桥上悬挂同样内容的广告牌,但由于虎照鉴定结果迟迟未出,再加上上海外众多媒体的关注,审批部门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条规定:“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,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”为由,暂时拒绝了虎照广告的发布。

据了解,广告牌周日悄然被撤下后,“华南虎照”在镇坪县政府大院内再成谈资,不过,在官方层面,“华南虎照”并未引起过多重视,官员“一如既往地平静”。镇坪县政府一名公务员透露,广告牌撤换原因主要来自上面的压力。“上周,省里来人了。”据其了解,陕西省政府希望把这个事情搞清楚,给公众一个交代,但省林业厅的相关工作则迟迟没有进展。

周正龙的女儿上大专,3年花了7万元,毕业几年也没找到工作,几个月前才考入当地的一个电站。儿子高中毕业后去河南的一个技术学校读了1年。“这两个现在都还挣不了钱。我冒险拍虎照,是想证明华南虎的存在,最主要的是为了奖金。”周正龙对钱的追求很直白,“我去拍照就是为了钱,专家说了找到给100万,最后省林业厅就给了2万块,实在太少了。”

明知山无虎 偏向虎山行 “虎照”风波半年 快报记者镇坪再调查

与去年秋冬的大红大紫、风光无限相比,眼下的周正龙要孤寂落寞许多。记者和他相处的3个多小时里,没有一个外人来找他,身上的手机也仅响过一次,接通讲了几句话便挂断。他在简陋的室内来回走动,东摸摸西捏捏,最后拿出一盘面,坐在煤炉前烙起大饼来,“这是一会上山用的干粮。”周正龙回头对快报记者说,“一个大饼一斤半重,够吃一天。”

此时,周正龙的妻子罗大翠正在隔壁房间里做着针线活,若不是突然开门出来,记者还以为屋里只有周正龙一人。她感叹道:“过年后,来的人少多了,有时半个月不见一个记者过来。”

从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周正龙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后,周正龙家每天门庭若市,一拨走了,新的一拨又来了,而时间最长的曾守了一个多月。

周正龙拍下的华南虎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老房子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老房子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女儿上大专,3年花了7万元,毕业几年也没找到工作,几个月前才考入当地的一个电站。儿子高中毕业后去河南的一个技术学校读了1年。“这两个现在都还挣不了钱。我冒险拍虎照,是想证明华南虎的存在,最主要的是为了奖金。”周正龙对钱的追求很直白,“我去拍照就是为了钱,专家说了找到给100万,最后省林业厅就给了2万块,实在太少了。”

明知山无虎 偏向虎山行 “虎照”风波半年 快报记者镇坪再调查

与去年秋冬的大红大紫、风光无限相比,眼下的周正龙要孤寂落寞许多。记者和他相处的3个多小时里,没有一个外人来找他,身上的手机也仅响过一次,接通讲了几句话便挂断。他在简陋的室内来回走动,东摸摸西捏捏,最后拿出一盘面,坐在煤炉前烙起大饼来,“这是一会上山用的干粮。”周正龙回头对快报记者说,“一个大饼一斤半重,够吃一天。”

此时,周正龙的妻子罗大翠正在隔壁房间里做着针线活,若不是突然开门出来,记者还以为屋里只有周正龙一人。她感叹道:“过年后,来的人少多了,有时半个月不见一个记者过来。”

从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周正龙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后,周正龙家每天门庭若市,一拨走了,新的一拨又来了,而时间最长的曾守了一个多月。

周正龙拍下的华南虎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老房子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老房子,被热议了秋、冬两季后,终于在这个春天开始降温,周正龙的“火红”生活也慢慢回到以前的“平淡”。但这种降温和平淡不知能持续多久,因为虎照真伪的二次鉴定结论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的女儿上大专,3年花了7万元,毕业几年也没找到工作,几个月前才考入当地的一个电站。儿子高中毕业后去河南的一个技术学校读了1年。“这两个现在都还挣不了钱。我冒险拍虎照,是想证明华南虎的存在,最主要的是为了奖金。”周正龙对钱的追求很直白,“我去拍照就是为了钱,专家说了找到给100万,最后省林业厅就给了2万块,实在太少了。”

记者聊天,“还有什么问题,明天我下山,直接到宾馆找你,再继续回答你。”说完,拿起一个破旧蛇皮袋,开始向里面装手电筒、鞋子、雨衣等。行装收拾完毕,见记者还没有离开的意思,他拿了一个小板凳,坐到记者身边,“不骗你,一会真的要上山,你放心,明天下午,我保证去宾馆找你,我姓周的答应的事,绝对不会反悔,这个是个绝对的。”

周正龙一边要记者尽快走,一边又和记者东拉西扯了一个多小时。周正龙说:“上个月,来了一个美国记者,出价1000元买我的照片,我没卖。前几天,一个香港记者从西安打来电话,也要过来买我的照片,可能人已到了我们县里。”记者问两名记者的所在媒体名称,周正龙闭口不答。

夕阳西下,记者起身返城。第二天下午,记者没有出宾馆房间,但等了一个下午,也不见周正龙身影。周正龙的手机,始终无人接听。打周正龙的小灵通,倒是很快有人接,一听声音是其妻罗大翠,罗大翠说,她在外面,也不知道周正龙在不在家,也不知道有没有下台。得知周正龙和自己有约定时,罗大翠在电话那头“扑哧”笑了,“他这话,你也信?”

周正龙的女儿也鲜有人知。周正龙闭口不说,倒是其妻子罗大翠趁其出去,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。她告诉记者:女儿今年25岁,人很聪明,在西安读的大专,毕业后在家闲了几年,前年参加县地税局公务员考试,考了全县第1名,最后被竞争对手挤掉了,“人家有关系。”几个月前,女儿刚进入一个新建的电站上班。对记者要去采访其女儿的要求,罗大翠当即表示拒绝,“我们一家生活已被老虎搞乱了,不能再把女儿扯进来。我不告诉你地址,你是找不到的。”

周正龙的女儿也鲜有人知。周正龙闭口不说,倒是其妻子罗大翠趁其出去,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。她告诉记者:女儿今年25岁,人很聪明,在西安读的大专,毕业后在家闲了几年,前年参加县地税局公务员考试,考了全县第1名,最后被竞争对手挤掉了,“人家有关系。”几个月前,女儿刚进入一个新建的电站上班。对记者要去采访其女儿的要求,罗大翠当即表示拒绝,“我们一家生活已被老虎搞乱了,不能再把女儿扯进来。我不告诉你地址,你是找不到的。”

周正龙的女儿也鲜有人知。周正龙闭口不说,倒是其妻子罗大翠趁其出去,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。她告诉记者:女儿今年25岁,人很聪明,在西安读的大专,毕业后在家闲了几年,前年参加县地税局公务员考试,考了全县第1名,最后被竞争对手挤掉了,“人家有关系。”几个月前,女儿刚进入一个新建的电站上班。对记者要去采访其女儿的要求,罗大翠当即表示拒绝,“我们一家生活已被老虎搞乱了,不能再把女儿扯进来。我不告诉你地址,你是找不到的。”

周正龙的女儿也鲜有人知。周正龙闭口不说,倒是其妻子罗大翠趁其出去,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。她告诉记者:女儿今年25岁,人很聪明,在西安读的大专,毕业后在家闲了几年,前年参加县地税局公务员考试,考了全县第1名,最后被竞争对手挤掉了,“人家有关系。”几个月前,女儿刚进入一个新建的电站上班。对记者要去采访其女儿的要求,罗大翠当即表示拒绝,“我们一家生活已被老虎搞乱了,不能再把女儿扯进来。我不告诉你地址,你是找不到的。”



周正龙:“说老虎是假的 咋没有一个部门敢下书面结论”

周正龙:我以前说过拿脑袋保证,现在还是这句话

快报记者:从去年10月3日你说拍摄到华南虎,到现在已半年,照片的真假一直悬而未决,目前有没有照片鉴定的最新情况?

周正龙:没有。但我告诉你,照片是真实的,我以前说过拿脑袋保证,现在还是这句话。

快报记者:大家都相信照片是真的,但怀疑照片上的老虎是假的。

周正龙:谁怀疑,谁可以过来啊,嚷嚷有什么用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,说我拍的老虎是假的,咋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敢下书面结论。

快报记者:网上有报道称,虎照的二次鉴定已完成,但因有关部门的纠缠交涉而迟迟没有公布。



网上最早的一篇报道

2007年10月12日,在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镇坪发现野生华南虎当天,新华网陕西频道发布了名为《照片证实野生华南虎再现陕西巴山》的消息。该文详细描述了周正龙10月3日拍到虎照的全过程,并刊出了周拍摄的虎照。

原文选登: 照片证实野生华南虎再现陕西巴山腹地 10月3日凌晨,周正龙带了两台从亲戚那儿借的相机,又摸黑上山了。上山后,他发现了老虎留下的新鲜脚印,不远处岩石的溪流边,还有老虎饮水时留下的痕迹。于是,周正龙小心翼翼地开始搜索。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,突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岩洞,附近卧着一团黄乎乎的物体,他定睛细看,没错,就是老虎。

周正龙躲在岩石后面用两台相机各拍了两张,然后继续靠近,距离愈来愈近,他的手开始发抖,连相机都端不住了。他强作镇静,稳住相机。“咔嚓”,闪光灯突然亮了。周正龙看见老虎动了一下,闪身滚到岩石背后,心怦怦直跳。听见一声长啸,周正龙一动也不敢动,十几分钟后,见周围没有了动静,周正龙才赶紧下山。



周正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虎照拍摄经过

周正龙:我相信我能找到。我在山上生活了几十年,熟悉每一座山。那个村民一和我讲考察队发现情况的山,我就立即拿树胶在地上画了出来,我知道的比他们多。

快报记者:网上有报道称,虎照的二次鉴定已完成,但因有关部门的纠缠交涉而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:鉴定情况,我不清楚,你可以问鉴定的部门。但网上的报道,很多是胡诌的。一些记者到我这里转一圈,回去就颠倒黑白,刚听到我很恼火,现在见多了,也麻木了,随他们记者瞎写去。

快报记者:这么久了,还不公布鉴定结果,你觉得正常吗?你估计鉴定结果会什么时候公布?

周正龙:不知道。这不是我的工作。快报记者:有没有想过,鉴定结论虎照是假的?

周正龙:根本不用去想,结论肯定是真的。快报记者:这么自信?不怕万一吗?

周正龙:真的永远假不了。我相信政府会公正对待。快报记者:虎照风波出来后,政府的人与你联系多吗?

周正龙:春节后,政府找我的次数还比较多,主要问照片拍摄经过,还问我拍到以前有没有见过老虎。我都如实说了。过年后,很少有人来找我。

周正龙:不知道。这不是我的工作。快报记者:有没有想过,鉴定结论虎照是假的?

周正龙:根本不用去想,结论肯定是真的。快报记者:这么自信?不怕万一吗?

周正龙:真的永远假不了。我相信政府会公正对待。快报记者:虎照风波出来后,政府的人与你联系多吗?

周正龙:春节后,政府找我的次数还比较多,主要问照片拍摄经过,还问我拍到以前有没有见过老虎。我都如实说了。过年后,很少有人来找我。

周正龙:我相信我能找到。我在山上生活了几十年,熟悉每一座山。那个村民一和我讲考察队发现情况的山,我就立即拿树胶在地上画了出来,我知道的比他们多。

快报记者:网上有报道称,虎照的二次鉴定已完成,但因有关部门的纠缠交涉而迟迟没有公布。

周正龙:鉴定情况,我不清楚,你可以问鉴定的部门。但网上的报道,很多是胡诌的。一些记者到我这里转一圈,回去就颠倒黑白,刚听到我很恼火,现在见多了,也麻木了,随他们记者瞎写去。

快报记者:这么久了,还不公布鉴定结果,你觉得正常吗?你估计鉴定结果会什么时候公布?

周正龙:不知道。这不是我的工作。快报记者:有没有想过,鉴定结论虎照是假的?

周正龙:根本不用去想,结论肯定是真的。快报记者:这么自信?不怕万一吗?

周正龙:真的永远假不了。我相信政府会公正对待。快报记者:虎照风波出来后,政府的人与你联系多吗?